



女儿：

你读高中后，时间变得愈发紧张。起床很早，晚自习回来很晚。送你上学的途中，总看到和你年龄相仿的一拨拨孩子，行色匆匆，恨不得脚下生出哪吒的风火轮来……

十六七岁，正是花一样的年纪。我常常想到一个孩子，她在1940年的暑期升入高中。你知道当时中国正处于战火纷飞、狼烟四起的年代。国难当头，人们颠沛流离、朝不保夕。在动荡不安的环境里存活并不容易，许多人看不到第二天的太阳。

幸运的是，这个叫齐邦媛的少女不断与死亡擦肩而过，而且长大后成为台湾知名的文学家、翻译家，也是教育界德高望重的师者，弟子门生恭称她为“齐先生”。她在耄耋之年，历时四年多书写了一部自传回忆录《巨流河》，讲述两代人从家乡东北巨流河流落到台湾哑口海的故事。

《巨流河》是齐邦媛先生的生命之书，也是20世纪知识分子的心灵史。书中既有对时代变革的宏大叙事，又有对个体生命的细微刻画。尤其是通过对其一生生活经历的回溯，我们可以从两代人的浮沉中窥见历史的一隅。

郭松龄起义、七七事变、抗日战争、学潮运动、国共战争……这些历史大事件贯穿整个20世纪。在齐先生的回忆中，你可以真真切切感受到历史的存在，触摸到历史的脉搏。这一点，恐怕是历史教科书所不具备的。

“我出生在多难的年代，终身在漂流中度过，没有可归的田园，只有歌声中的故乡。”往事并不如烟，齐先生在写作时尽力克制自己的情感，以平静敛抑的方式，使刻骨铭心的记忆变得波澜不惊，就像阳光下宁静的大海。我埋首阅读，沿着时光隧道，跟随她走进一个



● 潘健

——与女儿聊《巨流河》

时光深处 流出一条宽广的河

生命现场——忽如风中转蓬，飘向一个个未知，内心早已波翻浪涌，不能自己。

作为一名教师，我对人的成长一直感兴趣。一个先天不足、多病多灾、常常偷偷哭泣的女孩最终成为著名的学者，她遇到了哪些人，又经历了哪些事？

齐邦媛一生与文学结缘，文学是她精神的皈依。她在书中一开始就深情地讲述她的母亲——这位柔弱的女子在牧草中幽怨的哭泣，墓地周围怒放的芍药花，美与悲伤交

融在一起，成为齐邦媛童年记忆中永不凋谢的意象，承载着她对身为传统女性的母亲的深深同情。

母亲虽然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，但她把家族的历史、家乡原野的苍莽、狼豺虎豹的威胁以及难以言说的寂寞化为一个个故事，在齐邦媛幼小的心里播撒了文学的种子。

后来，形势越来越不妙。在危机四伏的日子里，母亲日益坚持、内心笃定，她与父亲建立起稳固的感情，给孩子最大的安全感。她在逃难途中曾徘徊在生死边缘，全凭着为人母的信念活了下来。她外表柔弱，内心却很坚强，如同盛开的芍药花。

她的善良亦是滋养齐邦媛一生的养分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大批东北人流亡关内，母亲在南京的家成为他们临时的根据地。母亲给那些漂泊在外的流浪儿做北方面食，做五花肉酸菜火锅，腌制东北大酱，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孩子。即使家中不宽裕，也尽力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。她以一种母性的温情安抚着失去故乡的流浪者的精神伤痛。

母亲的做法，让少年的齐邦媛看到了人世间的怜悯与慈悲。在逃难的路途中，齐邦媛听到无数凄厉的喊声，看到许多悲惨的场景，触发了她强烈的悲悯心，包括后来她到台湾，看到知识分子在台建设的艰辛，为他们的艰难困顿感到痛心。悲悯心是文学的起点，文学要为弱者发声。

如果说母亲给予齐邦媛的是海一样的博大，那父亲齐世英带来的则是山一般的巍峨。

齐世英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奋斗不息，跟着郭松龄起兵如此，风雨飘摇中兴办教育如此，公开反对为了增军费而涨电费亦如此。他总是铁骨铮铮，冲锋向前，始终拥有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硬



师道

二〇二〇年第十二期